周易可說

周易繫辭可說卷之六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夫聖人作易之次第有卦而後有爻有卦爻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辭皆相因而成者也夫自三畫既成八卦成列小大純雜之形具焉象即在其中矣因八卦而加一倍法重之爲六十四卦消息當否之義著焉爻即在其中矣象爻之立无非剛柔而迭相推於成列因重之內則陰陽之變化不可勝窮者即在此相推中也剛柔變遷吉凶悔吝之辭繫而命之以趨避之途則占者所值之當動由辭以決者即在此繫辭中也然動雖本於卦爻而人之用易者可純委之卦爻哉故凡吉凶悔吝非无故而至皆生于日用作止語默之間而動不可不慎也人之處世非剛即柔无剛柔則本實發矣故剛柔者立本者也事勢之來窮極必通無變通則時義悖矣故變通者趨時者也趨時非他

隨其所往以利于正而已吉凶之道紛然不同惟正則勝而成敗利鈍非所論也何也天地有此正理而覩故无私覆无私載日月有此正理而明故无私照天地日月且如此而況于人乎故天下之動雖千端萬緒惟貞夫一一者要術也貞則吉固吉凶亦吉正大光明與天地之觀日月之明皆萬古不磨者也假問其吉凶哉天惟有此貞一故確然示人以易地惟有此貞一故隤然示人以簡聖人之作易爻也者不過效此貞一而作象也者不過像此貞一而立使不效像乎此則聖人之易與天地不相似矣此爻此象方動于卦之中則或吉或凶即呈于卦之外而人之趨吉避凶成務以定業者不即因變而見乎若聖人之辭不過于爻象之中因此貞一之理繫之以辭而已蓋教人

不論吉凶以貞勝而歸于一者此則聖人繫辭覺民之心情處故曰情見乎辭何也易之道生生而已非貞則何以起元故貞者生機也天地之德也聖人之大寶曰位固天之所界以生斯民者乎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位非仁不能凝固民非財不能生育故仁與財正其所以生生者也由是理財以厚其生正辭以辨其分禁民爲非以正其德雖曰義之裁斷乃所以濟其仁於不窮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作易定吉凶成功業以生天下萬世之民物其事其功固足相準也而就有能外于貞一者哉

此章專重貞一字貞一者動必以正無他術也聖人之辭原是見天下之動于爻象之間而繫之以吉凶蓋方寂然不動无可言者只是纔動便有吉凶悔吝之不同聖人作易不過

教人愼動以避凶趨吉而已欲愼動莫若以正故獨提貞之一言貞者天地日月不能外之况人之不正而欲以獲吉萬萬无是理也貞者專而无對所謂一者此也貞者隨時制宜所謂變者亦此也貞則至易至簡貞則生生不窮卽所謂乾坤之易簡天地曰生之大德也聖人之治民也理財正辭禁其爲非豈非正與此固曰義也豈非所以濟其仁于不窮而廣天地之生生者與此是一章之大旨

八卦以卦之橫圖言成列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陽在下者列于左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陰在下者列于右象者象其物宜之謂凡天地間所有之象无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者三畫上復加三畫重乾重坤之類八卦積爲六十四卦也

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爻必六十四卦始有上下體之分上三爻下三爻而消息當否之義皆效于此故曰爻在其中○疑問云象在其中象字本義指卦之形體言未當若卦之形體即是卦何以說是象象也若像也爲有所像故曰象在其中耳若專以形體言說象便可了何以曰在其中爻在其中亦不專是爻之形體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爲有所效故曰爻在其中耳下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正發此爻象之意○剛柔相推承上卦爻說卦爻總一剛柔凡剛便是柔之所推凡柔便是剛之所推自相磨盪而不已變在其中云者據卦爻定體那見其變處通其定體中原有相推之義在則揲蓍求卦時陰陽之變化却

即在此相推之中而變在是矣○繫辭焉而命之逐卦逐爻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而命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動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也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耳

吉凶悔吝生乎動節舊說皆謂倒提以足上文似无味且何以起貞勝字樣愚意謂聖人作易曰象曰爻曰變曰動俱已備了而人之用易者若卦爻曰吉豈可遂肆意而行曰凶悔吝豈可遂堅意不行畢竟有個趨吉避凶在顧其所動何如耳吉凶悔吝非无因而至前者亦難專靠着卦爻大抵皆生乎動而動不可不慎也不惟此動字屬人身上說即剛柔變通亦就人說蓋易與體易者即道之與人原不相離的亦欽

少不得的○卦爻不外剛柔人之處世亦不外剛柔屬陽明一般便是剛屬柔順一般便是柔不然似剛非剛似柔非柔便是虛假之物何以立于人世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即剛柔立本之謂也然此剛柔亦有宜剛而剛宜柔而柔不可泥定死殺若泥殺便不變通了故又宜變通或剛而濟之以柔或柔而濟之以剛有似卦爻剛柔相推一樣此是趨時者也彖曰時義大矣哉言此一時當用此樣道理纔合得變纔做得事去下文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然又恐人一味趨時巧于趨避因悖正理則易爲術數之書安見其以道義配禍福故又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勝者勝負之勝言惟正則勝不論吉凶也○東坡曰貞之于天下也豈求勝之哉而自莫能勝之

也來瞿塘云富與貴可謂吉矣如不以其道得之不審擇乎富貴吉而凶者也貧與賤可謂凶矣如不以其道得之而能安于貧賤凶而吉者也負乘者致其寇舍車者貢其趾季氏陽貨之富貴何益焉顏回原憲之貧賤何損焉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過涉滅頂皆貞勝之意也

觀者垂象以示人也明者代明而不已也道者天地日月之正理也天地以正而觀日月以正而明皆一理也東坡曰不以貞爲觀者自大觀之則以爲小自高觀之則以爲下不以貞爲明者意之所及則明所不及則不明故天地无異觀日月无異明者以其正且一也○陸庸成曰貞勝貞觀貞明貞夫一貞字皆一樣即利貞之貞也若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爲

貞又何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蔑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旣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于吉凶者要之吉凶萬變惟以貞爲勝蓋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辭始可通之萬世而无敝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貞則更无二聖人指此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于非幾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却有一個是底甚妙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

馳之理堂堂正正只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持衡的乃吉之反耳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得獨而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爲勝也

夫乾三節承上文貞一來蓋世之論易者以易爲至賾至動之書也而不知是易也乃至易至簡之書也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天之生物有萬而確然示人易天之道貞一而已地之成物有萬而隤然示人簡地之道貞一而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易之與天地準者又安有不一哉是故論六爻之義則時物相雜何其不可爲典要而會通典禮其理一也是爻也非徒效天地之變化也乃所以效天地之易簡也論卦之象則相摩相盪何其无有窮盡而太極生儀象其理一

也是象也非徒像天地之法象也乃所以像天地之易簡也易而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而天下之動何者不從此出乎當其揲蓍問易之時爻之與象方動於一卦之中而吉之與凶即見於一卦之外有象之動斯有象之吉凶有爻之動斯有爻之吉凶未有易而不能知險簡而不能知阻者也功業二句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觀其變而指之天下之事是聖人參天贊地之功業也而舍易簡之外更无所謂功玩其辭而吉凶與民同患是聖人代天覺民之情也而舍易簡之外更无所謂情讀易者而求之易簡則三聖人之心如在目前矣○易簡是乾坤的本等確然隤然是易簡的模樣分言之曰易簡統言之貞一而已矣效像二字極妙效易簡

之理便見此理活潑於因重之中像易簡之理便見此理昭示於成列之內則其變與動有不可遏抑焉者故緊接爻象動乎內一段此內外當先後微顯字看動躍動也見顯見也爻象一動於蓍卦之內吉凶便見於蓍卦之外此何以故爻象惟本此一理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即見也此正見貞夫一處○功業見乎變二句雖承上文變動而來然已見諸行事趨吉避凶功業自此其可見還就變通趨時上說蓋此道理活動處是變正當處是貞兩不相妨所以爲妙也此正是聖人憂世覺民之情一段說不出只于吉凶之辭見之欲人之知變不窮于趨避而又不失乎正理也○末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

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焉斯其德之大乎然天地有是生生之意而成之者在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藉以行者在天位是非聖人以位爲寶天下之人以聖人之位爲寶也何以守位曰仁正與大德曰生相應生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守位曰仁卽仁者宜在高位也聚人曰財卽仁者散財以得民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有仁育不可无義正也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理自是如此○大德者易簡貞一之大德也生者天主生物之始地主生物之成也大寶者聖人必居天位方可行天道是位者乃所以成參贊之功者也故曰大寶聚人者內而百官外而黎

庶也理財者富之也九賦九式之類是也正辭者教之也教之以正也三物十二教之類是也禁非者既導之以德又齊之以刑五刑五罰之類是也○仁義者貞一之理也仁即天地生生之大德義即仁之有分限處兼義言方完得一箇仁字方合得天地一個生字天地有陰陽之施總是生萬物聖人有仁義之用總是生天下萬物干不窮故論易必說到聖人天地而後止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八卦之作本乎天殺乎地散見于鳥獸之文而天地之宜人物之賾莫非是理之昭示也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焉俯則觀法於地焉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焉又近取諸身之所有焉遠取諸物之所具焉則易理之涵蓄於一心者有所驗而益信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而凡理之精入於无形者无不與相貫徹也以類萬物之情而凡理之顯呈於有象者无不與相肖似也故即以其身之制作何能外此易焉嘗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兩目相承而物麗之是包犧氏取牲之一節也沒後而神農氏者作嘗斲木爲耜揉

木爲耒以耒耨之利教天下矣二體之皆木上入而下動天下之益莫大焉蓋取諸益而爲之者又嘗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矣上明而下動因市而得合焉蓋取諸噬嗑而爲之者及其沒而又有黃帝堯舜氏者相繼而作中天之文明非復太古之朴陋矣而通變以宜民自有所不容已者因其時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更新且其所爲通變者神而化之莫之爲而爲使民自相宜焉而不倦則正包犧氏所作之易理也易理到窮極處則變而更新既變而更新則通而不滯既通而不滯則達之天下萬世雖久而常存乃天道也合乎天道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黃帝堯舜神明易理于一心而因時達變於天下更皮毳之制垂之爲衣裳而禮教興焉

而天下相宜於文明之治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天地變化之自然也蓋得之於乾坤者多矣吾以爲取諸乾坤也又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水行者奚患其濡滯乎蓋取諸渙之木在水上焉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天下之陸行者奚患其艱阻乎蓋取諸隨之下動上說焉又設爲重門嚴加擊柝以待暴客則天下之橫行者奚患其爲暴乎蓋取諸豫備之義焉又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則下止上動宛然取義於小過者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因其睽乖而威服之昭然若取義於睽者然豈惟數聖人之制作而已哉自古及今苟有所變通皆不能外此易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

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居莫其固蓋取諸大壯矣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則禮從其厚蓋取諸大過矣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明決而无欺蓋取諸夬矣盡其所爲創作者所爲改易者无出於窮變通久之至理而舉其所爲變而通通而久者无不先得於此心而盡發於八卦成列之中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以敎創制立法之聖人也孰謂易之可无作哉

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而其後創制立法總不能出此易理之外也

法法象也天之象日月星辰也地之法山陵川澤也鳥獸之

文有息者根於天飛走之類也地之宜无息者根于地草木之類也如書言兖之漆青之檿徐之桐也非高黍下稻也伏羲時尚鮮食未有此也近取諸身氣之呼吸形之頭足之類也遠取諸物鱗介毛羽雌雄牝牡之類也包犧氏仰觀俯察與夫鳥獸之文並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得天地間一對一待成列於兩間者不過此陰陽也一往一來流行于兩間者不過此陰陽也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因而重之爲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通者理之相會合也類者象之相肖似也神明之德不外健順動止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外天地雷風八者之情○生生篇云觀象于天觀法于地无大之不極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无

微之不究也近取諸身天地物理皆備於吾身也遠取諸物萬民萬物與吾身相爲一體也要之一陰一陽之道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生人而人生物而物通宇宙間只是一理而已於是始作八卦夫以天地未洩之精顯蒙未開之智而伏羲筆之於書以詔天下後世非作者之聖其孰能當此乎神明之德重在神明二字上傳曰神明其德又曰神而明之此其妙在吾心精神之中一而未分變而无迹天地之所不能窺而人物之所不能窮者也象立則意盡而陰陽不測之妙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只是箇相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於其間矣通神明而不爲幽顯萬物而不爲迹顯微无

間此易所以爲冒道之書也

網罟節民以食爲先上古未有耕種鮮食乃其先也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佃漁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柳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蓋取諸離者離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于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生生篇云蓋取諸離等語非眞觀易之象也只是于易象義有合耳故十三篇中或有取象者有取義者

耒耜節耒耜者今之犂也耜者耒之首斲木使銳而爲之今人加以鐵鏵謂之犂頭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爲之二體皆木上入下動中爻坤土木入土而動耒耜之象教民粒食自神農始也

日中節離日在上日中之象天下之人其業不同天下之貨其用不同今不同者皆于市而合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亦猶物之有間者齧而合之此噬嗑之義也○生生篇云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漁事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无化居即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羲農堯舜特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是故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著發羲農之精蘊也

垂衣裳節陽極則必變于陰陰極則必變于陽此變也陽變

于陰則不至于亢陰變于陽則不至于戟此通也陽而陰陰而陽循環无端所以能久是以聖人之治天下民之所未獮者聖人不強而去之民之所未安者聖人不強而行之如此變通所以使民不倦不然民以爲紛更安得不倦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不然民以爲不便何宜之有蓋犧農之時民朴俗野至黃帝堯舜風氣漸開時已變矣三聖之時當變也而通其變使天下之人皆歡忻鼓舞趨之而不倦且其所爲通變者復神而化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使天下之民安之以爲宜惟其宜之故趨之而不倦也蓋天地之理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犧農之時物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

義未興故黃帝堯舜惟垂上衣下裳之制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天下自治以窮則變變則通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也蓋取諸乾坤者乾坤之理變化无爲其義也乾坤之體上衣下裳之尊卑其象也○變通不專衣裳一事有衣裳則禮教興而人道彬彬矣故說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筌曰制器尚象凡十三卦獨乾坤合而不分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後世衣裳離而爲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失古意遠矣今獠川苗寨多衣統裳上下相連猶是古法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刳木節刳者剖而使空也刳木中虛可以載物剡者斬削也剡木末銳可以進舟濟不通者橫渡水也與濟人溱洧濟字

同溪澗江河或東西南北之阻絕皆不通也致遠者長江天遠不能逆水而上不能放流而下也今有舟楫則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爲天下利矣濟不通即下文引重之例致遠即下文致遠之例蓋取諸渙者下坎水上巽木中爻震動木動于水上舟楫之象也且天下若无舟楫君臣上下亦阻絕而不能往來天下皆渙散矣乘木有功以濟其渙此渙之義也

服牛乘馬節上古牛未穿此則因其性之順穿其鼻馴而服之上古馬未絡此則因其性之健絡其首駕而乘之牛非不可以致遠曰引重者爲其力也馬非不可以引重曰致遠者爲其健也蓋取諸隨者人欲服牛牛則隨之而服人欲乘馬

馬則隨之而乘人欲引重則隨之而引重人欲致遠則隨之而致遠動靜行止皆隨人意此隨之義也

重門節上古外戶不閉至此建都立邑其中必有官職府庫故設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以待暴客豫者逸也又備也謙輕而豫怠逸之之意也恐逸豫故豫備耳

斷木節中爻兌爲毀折斷與掘之象也上震木下艮土木與地之象也大象坎陷臼治之象也萬民以濟者前此雖知粒食而不知脫粟萬民得此杵臼治米極其精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

弦木節弧弓也弦木使曲剡木使銳以爲弧矢也威天下者以其乖睽不服也故取諸睽

上古穴居无以待風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與棟屋脊木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西隨而下故曰下宇四陽相比壯而且健棟宇之象大壯者壯固之義也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蓋覆之以薪也葬之中野葬之郊野之土中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爲識也喪期无數无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爲棺以周身也爲椁以周棺也大過者過于厚也小過養生大過送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取大過

上古民淳事簡結繩而治結繩者以繩結兩頭中割斷之各持其一以爲他日之對驗也結繩而治非君結繩而治也言當此百姓結繩之時爲君者于此時而治也書文字也言有

不能記者書識之契合約也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百官以此書契而治百官不敢欺萬民以此書契而察萬民不敢欺取諸夬者有書契則考核精詳稽驗明白亦猶君子之決小人小人不得而欺也○上十卦要者數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下二卦要者數易字易者始易其制也皆不可已者也若以其序而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輳矣足食足兵區處周矣養生送死必无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

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離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曷以稱易成列而爲卦不過此象而已矣乃所謂象非形器也造化人物之理不可以形容此象固所以像之也由像有象之名由象顯易之用是固聖人立象以盡意者與及設卦以觀象則彖之辭繫焉彖非他也德體象變一卦之材已具彖一一

而明示之无非旁通此象之全體耳及繫辭以盡言則爻之義發焉爻非他也消息當否天下之動无窮爻一一而效獻之无非發揮此象之一節耳是故吉凶未定此其生之悔吝未明此其著之蓋天地間无非此貞一之理順之吉逆之凶向之背之有悔吝之端此理之蘊由象以示而由辭以發則吉凶悔吝之在人事者若自此其生旦著耳固知易之有功於世道也

易者象也只是此形體此形體却非虛設天下有這個道理便有這個模樣卦畫未立雖欲肖似之无由者聖人立之爲象則乾健之理模畫於乾之卦爻坤順之理模畫於坤之卦爻是之謂象也者像也○材即材料之材卦畫中原有此材在彖畫舉以告人耳德體象變總言之曰材也○天下之動

便有會通典禮在效云者呈獻以示人也與河嶽效靈效字同○生者從此而生出也著者自微而至著也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東坡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事以識其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達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彖則何爲取於豕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卦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按豕與象大小不同象但模得其似豕則易見其全體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八卦除却乾坤凡屬於乾者皆稱陽也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焉凡屬於坤者皆稱陰也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焉此何以故凡陽卦皆主乎奇也奇一不得不二其偶耳凡陰卦皆主乎偶也偶一不得不二其奇耳而其德行之所寓則又豈漫而无當哉凡陽爲君陰爲民陽卦爲奇者一偶者二一君而二民則體統正而朝廷尊是君子道長之世也君子之道也陰卦爲奇者二偶者一二君而一民則大權分而國勢弱是小人道長之世也小人之道也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作易聖人良有深意哉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

卦奇陰卦偶者言陽卦以奇爲主震坎艮皆一奇皆出于乾之奇震以一索得之坎以再索得之艮以三索得之所以雖陰多謂之陽卦陰卦以偶爲主巽離兌皆一偶皆出于坤之偶巽以一索得之離以再索得之兌以三索得之所以雖陽多謂之陰卦陰雖二畫只對陽之一畫若依朱註陽卦皆五畫陰卦皆四畫其意以陽卦陽一畫陰四畫也陰卦陽二畫陰二畫也若如此則下文陽一君二民非二民乃四民矣陰二君一民非一民乃二民矣○德行卽著之德卦之德德字一般至理之謂也大義之謂也陽爲君陰爲民一君二民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如唐虞三代海宇蒼生罔不率俾是也故爲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則政出多門車書无統如七

國爭雄是也故爲小人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以成世界不成世界說○生生篇云陽一君而二民不宜就實象講是發明陰陽淑慝之辨以示扶陽抑陰之意要玩德行二字陽德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一者爲之主也二者爲之役也一陽二陰是以陽爲主而陰常聽命焉貴得以役乎賤而賤不得以害乎貴所謂一君二民君子所以常伸於萬物之上者此道也一陰二陽是以陰爲主而陽反聽命焉貴不能役乎賤而賤反役乎貴所謂二君一民小人所以屈於萬物之下者此道也一奇一偶位固相須而一淑一慝類自不同是可以得陰陽之大分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彼之憧憧往來者謂思之不可已乎自吾論之天下何思何慮哉天下之理本同歸也而由所歸者出自殊其塗耳天下之理會於心本一致也而由至一者裁自百其慮耳天下亦何思何慮哉嘗觀諸造化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必其思慮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不必其思慮也往者一氣

之屈也來者一氣之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誠不必其思且慮爲者觀諸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則其理又明甚矣而憧憧者果何爲哉理通於內外機妙於相須卽聖學何能外焉是故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存吾體也而所以致之用者自在體也而亦用也利其施用无適不安利吾外也而所以崇其德者自存用也而亦體也此何待於思慮爲哉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而與神爲一知化而與化爲一則德之充養極盛而非人之所知也卽欲用其思慮有不可得者矣故吾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而憧憧于往來者之爲非也

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先打破那思字却說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

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于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也天下字該得廣與君子之於天下一般同歸而殊途論理是如此一致而百慮論本此心之理以應事是如此然其實理本一也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同歸一致只是一自然之理而已若以歸爲歸宿致爲致極反欠渾成○同歸而殊途者如忠孝之理雖同歸而出之事親出之事君則各一途之謂也一致

而百慮者如忠孝之理在吾心其大致本一而如何以事親如何以事君却各一其端緒之謂也○按百慮之慮與何思何慮之慮亦不用分別思慮何妨但憧憧往來覺勞攘耳

以造化言之一晝一夜相推而明生一寒一暑相推而歲成成功者退謂之屈方來者進謂之伸一往一來一屈一伸循環不已謂之相感利者功也日月有照臨之功歲序有生成之功也應時而往自然而往非可以思慮而往也應時而來自然而來非可以思慮而來也以物理言之屈者乃所以爲信之地尺蠖不屈則不能信矣必蟄而後存其身以奮發龍蛇不蟄則不能存身矣應時而屈自然而屈非可以思慮而屈也應時而信自然而信非可以思慮而信也○因說憧憧

往來故說日月之往來因說往來故說到屈伸此皆无心之文屈伸相感而利生今但言屈之利而不言伸之利何也人皆病在知伸而不知屈故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而伸之意亦在言表矣

程敬承曰精義利用二段辭若平對意實聯合精義二字是一頭腦精者精研也義者因時之妙入而出出而復入者也精義而入於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變萬化之所從出而用自致矣精義致用即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也用自精義中出來件件做得停妥此身自不受桎杌之病而泰然矣言安身則心在其中精神寧謐萬理凝焉性靈日見充長地位日見峻絕德之所以崇也過此以往復

何所施吾功何所用吾力哉○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皆吾之所可知者可着力而爲之之地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神不可致思而窮之與神爲一化不可助長而知之與化爲一則充養完粹德之盛者之自致耳○窮神者非窮究之窮乃窮極之窮也窮極則神由我主分明是個神知化者非知識之知乃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個化德之盛者養到極盛處德不可言耳○要見得精義利用時无待思慮之用窮神知化時即欲用其思慮有不可得者以應前何思何慮之意○沈德培曰看來殊塗百慮往來屈信處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去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之不必於思慮故聖

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人當困時進退惟已而得保其室家者審處之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其進也欲困四以上往四之剛寧爲其所困乎是自辱其名也其退也欲據二以爲安二之剛寧爲其所據乎徒自危其身也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困而終凶者以此

卦以剛見揜爲困爻以柔承剛爲辱爲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夫子釋解爻曰隼者鷙鳥之禽也小人之象也弓矢者射隼之器也去小人之具也射之者當事之人也挾持此器以去小人之惡者也君子藏器於身不爲苟發待時而動則發无不中矣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一舉收全勝之功也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語成器於身而動中乎機宜耳欲去小人者尚鑒於斯爻哉

程正叔曰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此也朱晦翁曰此于本爻外發言外之意甚透○疑問曰射禽則以弓矢之器矣射小人不稱即戎亦將惟器之用耶忠信以爲甲冑道德以爲

于檜則射小人之器也藏者不輕發也時者解終之時也待時即藏器也括結礙也出字與藏字相對獲成功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不仁可耻也不義可畏也小人不以爲可耻可畏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則仁義不足爲化誨而唯利與威爲足以聳動之矣惡之初形小小以懲之而令其大有所誡不敢肆焉斯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而大誡之謂也

此言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可見聖人一片生物之心即小人亦必開以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蓋小人之重禍福更甚于重仁義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與惡其所繫於身名非小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善可无積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惡其可積乎積之云者從其小而日益之之謂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則惡日積而不可掩罪日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亦奚解於天下哉

小人弗去弗爲之心即不耻不畏之心也其心蓋謂无傷耳莫謂无傷其害將長即此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包桑

安危存亾治亂之幾至可畏矣其曷以致危安其位之不危故危立至也其曷以致亾保其位之不亾故亾立至也其曷以致亂有其治之不亂故亂立至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則其安其存其治之念可一息有哉其危其亾其亂之念可一息忘哉易曰其亾其亾繫于包桑蓋治安常存之要術也

安危以位言存亾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亾治亂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亾其亾繫于包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亾治不

忘亂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即所以處泰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凡處大任者在度德審智與量力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九四任用非人正是其德薄智力小處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幾亦難言矣知之者其惟神乎凡人之交與莫不有幾存焉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蓋幾者言乎此心之發動也此心之初惟有天理而已而動之念慮之微亦惟此天理之發見而已動以理者是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此天理之幾而作有不俟終日而決者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介如石則靜確之中明覺生焉寧用終日哉斷可識於臨事之初矣天下之事有微有彰人之處事有柔有剛君子于此四者皆悉知之而不失乎天理發見之初則其神明獨覺有超軼於等夷儔伍之上者誠萬夫之望也是之謂知幾之神也

幾者人之所難知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故曰神君子之交于上下之間不諂不瀆者以其有先見之明懼禍之及已也故

知幾惟君子何也蓋幾者方動之始動之至微良心初發吉之先見者也若溺于物欲非初動之良心延遲不決則不能見幾禍將及已見其凶而不見其吉矣惟君子見此幾即作而去不俟終日○豫卦獨九四大有得蓋爻之得時者初與四應爻乎四者也三與四比亦爻乎四者也皆語乎其四矣獨二隔三不與四爻上爻不語者也初六鳴豫凶不正者也二與之比中正而不瀆侵下爻不瀆者也○程紀曰今人指恭與諂和與瀆初介處爲幾非然也幾其上下爻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此三子落在諂瀆窠臼中此之謂知幾幾者動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個天理只有個吉正當吉之先見而

隣着凶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柰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斡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程敬承曰上交下交非有高遠難行之事而語知幾之神止以不諂不瀆當之何言之易也抑不獨此也所惡于上下大學以之論絜矩不陵援不驕倍中庸以之論素位論尊德性而說九三龍德亦止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已也則信乎一上下之交足以盡道矣一知諂瀆之幾足以盡神矣○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之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見幾而作即云赴幾之速是也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如石三句亦重乃承上起下之辭所謂神先定也衆人

見昏于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无欲故識在幾先○彰微柔剛幾之所係也微有個幾在彰有個幾在柔有個幾在剛有個幾在當事之宜慎密處天理宜微君子心體上知得微當事之宜發揮處天理宜顯君子心體上知得顯當事之宜委順處天理宜柔君子心體上知得柔當事之宜直遂處天理宜剛君子心體上知得剛這纔是知幾○一說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爲進退之候也孔疏曰凡物之體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合于神道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繼之者善人固有之也而失之者多矣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微念慮之間纔一有不善則便覺悟於其心而未嘗不知也纔一覺悟則便反之而復歸於善而未嘗復行也是則顏子之所謂善復者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顏子之謂乎

庶幾二字不必推上文幾字亦不必說近道只空空渾化說

猶言爭不多此子○顏子潛純粹三月不違那有不善處此蓋幾微毫髮之未純者耳在顏子身上就屬不善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總言其復善之速也○東坡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眞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恃知

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友道不可以不一也嘗觀之天地矣天地絪緼而无間則萬物化醇焉又觀之男女矣男女相與而構精則萬物化生焉欲求麗澤之益而不致一焉可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去其異已者友其同已者致一而无二也一其有成乎

絪麻泉也緼綿絮也借字以言天地之氣纏綿交密之意醇者凝厚也本醇酒亦借字也天地之氣本虛而萬物之質則實其實者乃虛氣之化而凝得氣成形漸漸凝實故曰化醇

男女乃萬物之男女雌雄牝牡不獨人之男女也男女乃父母萬物皆男女之所生也○絪緼構精統言其合一无間處化醇化生則其兩相與之益也人心原是一箇纔着有異已者在便間隔不成其爲一去其間推極到无間處是爲致一此言朋友通天地萬物之道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文養有道於其身也嘗適以安而後形之動焉不妄動也於其心也嘗和以易而後發之語焉不妄語也於其交也嘗孚

以定之素而後爲不得已之求焉不妄求也君子脩此三者民其莫不與乎故於益之道爲大全也如其危以動則民不與矣懼以語則民不應矣无交而求則民不與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而歸罪於立心之勿恒凶其知本之論乎

安其身者身无愧怍也危則行險矣易其心者坦蕩蕩也懼則長戚戚矣以道義交則淡而有成故定以勢利交則甘而易壞故无交脩即安也易也定也脩此三者則我體益之道全矣故不求益而自益若缺其一則立心不恒不能益矣故凶○民不與上文是黨與之與下文是取與之與求者有所需而求之也○一說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其[illegible]

之言感天下也无交而求不信而使其民也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意味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論易之始末謂夫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其所從出豈非易之門耶何則天地間有形

質曰物乾畫奇以象陽坤畫偶以象陰則亦不離于形質矣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以二物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以二物之體言則剛自剛柔自柔而其質自不同也易既作而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其孰能外之撰者迹也天地之撰陰陽之著于有迹者也可得見者也德者理也神明之德陰陽之妙于无形者也不可測者也可得見者易則以此二物體之而形容殆盡矣不可測者易則以此二物通之而發越无遺矣由此觀之乾坤爲易之門非耶易中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言物象或言事變可謂至雜矣然不過以陰陽之理而體其撰通其德而已二者之外未嘗有所踰越也但稽考其體之通之之類似非上古民淳俗樸不識不知之

詰也意者衰世民僞日滋所以聖人詳說而雜譬之其亦不得已者乎夫易何以稱名之雜而不越也天地間惟往來幽顯之難知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皆不免取義於名物而發揮於言辭聖人開以示人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載斯義焉者故就其稱名者雖至小而取類則至大也其立言也至遠而其辭則至文也其言雖曲而實中也其事雖肆而實隱也是皆因民心之貳異于其行焉有濟以明失得之報者蓋藉此名辭以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所以旁斯之雜而不越也此易卦爻之辭所以爲妙也而何莫非陰陽之理寓焉則乾坤其易之門非耶

乾坤何以謂之物陰陽非物而有形質可見則亦不離乎物

猶言天地之爲物不二也下二句重在合德二字宇宙間无獸陽獸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個陽者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個陰者剛柔有體即剛柔斷矣之謂其德則合而其體則分也猶夫男女雖然合德而正位內外則不可溷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天地以形言易无物不具故曰體神明以德言易无用不神故曰通

其稱名也以下俱就卦爻之辭言稱名是卦爻辭中所稱之名如牝馬牝牛苞桑荒陸之類豈不至雜不越者不越此陰陽之理也於稽其類凡稱名必取類稽類云者就所稱名而

稽之也衰世之意不必指定文王與紂蓋天地之氣未有進極而不退者世道之運未有盛極而不衰者聖人爲世道計故其憂深其慮遠无非挽衰世之風以復上古之盛也須玩一個意字

彰往是理之已定者而彰明之察來是事之未至者而昭察之○顯是事之昭著者幽是暗昧者其事昭著其理却有至微妙者在其事暗昧其理却有至明闡者在故曰微顯闡幽闡字微字俱是着實字眼○開而者凡此四者皆其所開啟以示人者也名稱其實之謂當物各有所之謂辨言无回互之謂正辭无疑貳之謂斷則備者備載此往來顯幽四者之理也○東坡曰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

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悉者也○又曰夫名者取衆人之所知以況其所不知者也故稱名小而取類大凡辭旨溟者語易晦而易本至理以發揮則其旨遠而其辭文矣凡言之旁引者意多戾事之廣及者意多放而易本至理以立言則其言曲而中矣本至理以陳事則其事肆而隱矣取類大者取類于陰陽也遠而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皆與雜而不越相應○因貳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因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无失有言而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

繁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日用之云爲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襍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夫子有感於處憂患之道而發嘆曰易始於上古所從來舊矣

其興也其于中古乎而作易以教天下者其有憂患乎何者處憂患者以德勝是故德由禮而入也履別上下而實踐不虛德之基也禮以謙爲執也謙處卑抑故持循有自德之柄也能執持者復於內復則善念反而有滋息之機德之本也能旋復者恒於中恒則本體存而有不易之守德之固也然而克治之功何可少也損去其不善者德其可日脩乎然而培養之功何可緩也培益其至善者德其可日裕乎而以自驗其至否存乎困則所以爲德之辨者又於困得之矣而以自底乎靜深存乎井則所以爲德之地者又於井得之矣而以自妙其化裁存乎巽則所以爲德之制者又於巽得之矣而九德之妙何如哉禮非強世履其和也而天理人情之至在焉謙處于卑忘其尊也而

不矜不伐之功奮焉復雖一念之小乎而所以辨于物者正在於此恒雖處世之襍乎而所以執之不厭者常在于斯損欲實難難於克治之先耳而後則有至易者存益善日長長於充養之裕耳而中實无造作者在困而不失其所亨處窮之際其至通乎井而不失其所守居所之中其屢遷乎巽而時措之皆宜稱物之施其潛隱而不露乎是皆其妙有可言者而利於用則何如行尚典禮遵斯履也可用以和行焉禮貴自卑持斯謙也可用以制禮焉心以善爲主而復善於內則所用以自知者此也德以一爲常而恒守於中則所用以一德者此也惟人欲害吾心損則欲日去而用之遠害者此也惟天理益吾心益則理日長而用之興利者此也怨生於心之鬱困而常亨其可用之

以寡怨乎義裁於心之定井而居所其可用之以辨義乎權出於心之宜巽而時出其可用之以行權乎是九德者皆處憂患之所當知也而易於斯卦恒致其憂深慮遠之辭得无意哉吾故曰易之興興于中古也

基根基也人之踐履自下而上以漸積累步步着實則德有其基矣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爲欛柄也豁然而還其本心之謂復韓康伯曰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此也不恒則雖得之必失之欲其堅固非恒不可自此而本无者日損則曰修本有者日益則曰裕雖遭非意之變而所造因以日精日微故曰辨非自他人觀之也井之德安靜而不動所以爲德之地

地者所在之謂也巽之德柔順而深入細微事至而隨宜斷制所以爲德之制○此言九卦爲脩德之具也

禮本人情然皆天理精微之極致也謙尊而光君子之終也復雖微其爲陽也審矣故辨于物易恒曰心之本體不可目窺故謂之小如道心惟微之謂也能復此心何物不辨疑問云眞金辨于銅鐵眞玉辨于珉砆也恒雜而不厭雷風相與故襍立不易方何厭之有先難克己之難也後易即後獲也長裕者日就而月將也設者侈張也不設則无侈張不誠之意乃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困乎外不困乎內也井居其所而遷內足者不求于物而物求之矣惟不動之爲動君此未便說到井養不窮上去特就全體內預計其能待天下之用

耳巽稱而隱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巽爲權故能稱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爲德之制○此言九卦之德之善也

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爲者履和而至故用之以和行耳制制度也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折伏驕亢之氣而歸于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亢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猶自主也善念既復則中常惺惺而自家有主矣王伯厚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恒以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言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也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己者非脩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己所自

有自有而自裕之何待外求若強求其利利未必興矣貧而无怨難矧處困乎不曰无而曰寡以見无怨之難也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井之所以能辨義處此是即其動體而許之非正應用時也異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纔可與之權行者不定在一處行權即善通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也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爲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以用也此言九卦之用也

此承上章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

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時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脩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有困正始之脩德於此乎証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以巽終焉○陸象山曰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然後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或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乃于道有左右逢源之妙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逗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噫此畧言其次第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

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所以不可遠也何也易不過九六而已是九六也變動不居周流于六虛之間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皆不可以爲一定之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道之屢遷如此則廣大悉備无所不該此所以不可遠也夫易不可以爲典要若无一定之法度而人不知懼矣殊不知上下雖无常剛柔雖相易然其所繫之辭或出或入皆有一定之法度使人外而所行內而積慮凜然皆知法度懼之而不敢犯也然豈特使民知懼哉又明于憂患與夫所以然之故雖无師保之教訓而常若在父母家庭之側依

依而不恐違也既不敢犯又不恐違易道有益於人如此人豈可遠乎又安得不玩辭之爲津津也故始而由其辭以揆出入以度使民懼之方由其辭以揆憂患與故使民愛之方乃見易之爲書有典可循有常可蹈而向之不可爲典要者于此有典常矣故神而明之惟存乎其人率辭揆方何如耳苟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則不能率辭揆方屢變之道不可虛行矣豈能知易哉易之爲書不可遠如此

不可遠不可離也以之崇德廣業以之居安樂玩皆不可離之意○爲道者易之爲道也變動者卦爻之變動也不居者不居于一定也六虛者六位也虛對實言卦雖六位然剛柔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曰六虛○外三爻爲上內三爻爲下

典要猶言執泥拘于迹者也此皆是明其屢遷

出入以卦爻言即內外也出者自內而之外往也入者自外而之內來也度者法度也言所繫之辭當吉則吉當凶則凶當悔則悔當吝則吝各有一定之法度不可毫釐移易也○外內使知懼外內又屬人上講言使人外身內心皆知畏懼以有法度在也○故者所以然也明其可憂又明其可憂之故明其可患又明其可患之故如勿用取女明其憂患也見金夫不有躬明其故也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于避禍矣○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如臨父母以敬愛本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此正見得

不可遠

初者引起之辭率辭揆方循其辭而度其義也典常即典要其有典常者即是不可爲典要者也易之變不可爲典要而其辭之載變以出者既有法度而自有典常也○苟非其人神而明之之人也道即易之爲道也說個初字便含終意說個既有字便含未了意說個方字便含无方說個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无方之方必圓神者能游之无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此所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通章重變字然變即是常存乎其人之神明耳率辭揆方迹也超于迹者神明也即變也

易之爲書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

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夫子若曰易之爲書也列卦成爻繫辭焉以敎天下萬世者也故其初畫也原始要終以爲質爲卦合始終以成質則六爻列矣而陰陽相爲錯雜者何也惟其時之所適則陰陽之物因以雜出而不齊耳爻惟其時物故其初其上知之有難易焉本末之分也人情窮本則難及末則易故聖人之繫辭初必致其擬

議焉其卒也就所擬而成之終耳若夫雜舉其物撰示其德辨是與非之不同則非中爻之辭有不備焉者然亦就六爻各陳之耳噫亦要天時之存亡人事之吉凶則以時物消息之當否而居可知矣且此皆發之彖辭也知者觀其彖辭則大畧亦已具備而思過半矣更何必其一一哉然其中爻之異致有不可不審者二與四皆陰也其功同矣而位實異焉其善亦因不同如二則多譽矣如四則多懼矣此何以故四近五而嫌於逼也故惟不免也柔之爲道大抵近則可以借光而遠似有不利也其要得无咎焉以其用之柔中耳然則四之多懼豈惟其近焉已哉蓋中與不中之別也三與五皆陽也其功同矣而位實異焉在三則多凶矣在五則多功矣此何以故貴者易以成功而

賤居高位則凶不免耳然任天下事大抵皆在於剛其柔危其剛勝則又三與五之所同也學易者知時物之異統具於始終成質之中而又知六爻之辭不過發彖傳未盡之秘則於易其庶幾哉

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却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中爲質意也

質體質也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終也原始要終无工夫若曰由始及終云爾○時謂六位之時非趨時之時蓋時物只就此卦中逐爻而言若趨時則是此卦變入彼卦陰陽皆稱物而以

時不同故稱時物耳此節揭一箇質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觀其妙用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本末猶言首尾初辭與卒字對擬之與成之終對意謂聖人當初之繫詞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至於上爻不思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用初爻之意而成之終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個徹始徹尾的道理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

雜物雖有三項意自相屬雜物即相雜之時物也德者妙乎物者也或爲剛或爲柔或爲中正或失中正若於時物之中撰而列之也有德則有得失有利害而是非辨於其間矣非中爻不備以初上之爻合之中四爻而後爲備也故若夫二字亦承上文而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卑初六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蓋辨是與非不出雜物撰德之外也○存亡就氣運說吉凶就人事說而總之具在時位之內時有消息則有存亡位有當否則有吉凶然位之當否却本時之消息來六爻惟其時物故要論到存亡吉凶處則居可知耳居可知云者即可坐得之之說也此總

頂上六爻而言然皆不出乎彖辭之外也○以觀彖辭則思過半乾曰元亨利貞總乾六爻不過此元亨利貞之意耳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總坤六爻不過此元亨利牝馬之貞之意耳雖間有出意見發明處然要之不出彖辭範圍之內故曰思過半矣思過半云者得大意過半之謂也

二與四節申言非中爻不備之意位之分遠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中曰柔曰剛所謂德也而多譽多懼多凶多功或无咎或危或勝所謂辨是與非也此觀彖辭者又不可不玩爻辭也○陰柔有陰柔的事陽剛有陽剛的事同功者同能此事而成功也其善不同譽與懼皆人臣之善物也近也直承得四多懼一句以其偪近于君也柔之

爲道柔字就二四言即所謂臣道也柔之爲道二段始發明二之所以多譽者妙在於柔中也知二以柔中獲譽則知四之多懼又不獨以近之之故矣○用者德之用也柔中只重中字柔字應上柔之爲道一柔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苟徒柔而不中亦安能多譽哉○多凶危之也多功美之也貴賤之等以君臣之分言君攬乾剛類可奏功而臣居高危類取凶敗其素所居處然也○其柔危其剛勝又論才德之克堪處蓋君臣任有天下之重惟剛德可堪負荷不然未有能免於危者此則三五之所同也○耶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者私其應也曰剛則勝柔則危從其多者言之耳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也其廣无不包其大无不括而纖悉之具備乎何也以易三畫之卦言之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此之謂三才也然此三者使一而不兩則獨而无對非所稱才矣于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竟有他哉三才之道本如是其兩也天道兩則陰陽成象矣人道兩則仁義成德矣地道兩則剛柔成質矣道本如是故兼而兩之非聖人之安排也易之爲書此其所以廣大悉備也然三才之道原變動而不居而畫具有之則三才之變動悉有以效之矣不曰爻而何又矣

以稱物耶三才所列莫非物理而此爻之立卑高若是其有等燦然時物之流形也不曰物而何物奚以稱文耶三才所著莫非文章而此物之陳剛柔若是其相雜昭然一文之顯設也不曰文而何文固有當其位者而不當者爲多不當而善則吉矣不當而不善則凶矣是吉凶之生生於文之錯陳也而亦孰非三才貞勝之至理哉爲爻爲物爲文爲吉凶而皆出于易此其所以廣大而悉備也

廣大者體統渾淪也悉備者條理詳密也○兼三才而兩者三才本各一因重爲六故兩其天兩其人兩其地也天不兩則獨陽无陰矣地不兩則獨陰无陽矣人不兩則不生不成矣此其所以兩也○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

故曰才三才之道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五爲陽上爲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爲仁四爲義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初爲剛二爲柔也○按天道地道人道道字內已該剛柔陰陽仁義了但到兼而兩之則陰陽剛柔仁義等物始覺分曉耳故三才不兼兩則不見迭運之妙即三畫內已具有三才六雖不出于三有妙于三者是畫即道也

道有變動不是陰陽老少之變是卦中變動如潛見躍飛之類也○等者剛柔大小遠近貴賤之類也物者陽物陰物也爻不可以言物有等則謂之物矣○相雜者相間也一不獨立兩則成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猶青黃之相兼故曰文○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文既相雜豈能皆當

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當者則或時當相濟也而不當者爲吉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爲凶此專指不當者言要在隨時變易以得其當而已一變動之間卽有物有文有吉凶非有先後也

○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皆摹寫三才之變態道有變動如天地人之變化爻有等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物相雜如星辰昭回山川錯落仁義經緯文不當如天文地理人事精祲相盪休咎相推而吉凶生故曰廣大悉備也○此章亦專論爻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興也何時耶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惟當文王與紂之事是故玩其辭往往有危懼警戒之意蓋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必至傾覆易之道也此道至大雖近而一身遠而天下國家凡平者皆生于危凡傾者皆生于易未有能廢之者故聖人繫易之辭懼以終始不敢率爾泛常此何故焉大約欲人恐懼脩省至于无咎而已此則易之道也

楊廷秀曰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者之爲密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者之爲工意之者不如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已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其心危故其辭危耳○易者傾危者平天地間一定之理若夫易以

使之也百物不廢即其道甚大語大天下莫能外也懼以終始正是危之也易重无咎故曰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不是指易說指聖情以言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

辨失其守者其辭屈

聖人統體一乾坤而其性之所具稍有陰陽之別則聖人亦有乾坤之名焉夫乾其靜與動一主於剛決天下之至健也健故无艱深之爲而凡有險難之當避者悉知之其德行恒易以知險焉夫坤其靜與動一主於柔巽天下之至順也順故无煩擾之爲而凡有阻抑之難通者悉知之其德行恒簡以知阻焉方事之未至其所以應之之理常融洽於中而能說諸心及事之方至其所以應之之理卽精審於中而能研諸慮天下之吉凶測之爲難知而灼然其有定天下之亹亹者趨之爲易倦而斷然其有成此豈出於私智臆見之爲哉天下之事天下之理爲之變化云爲之間皆吉事也而其所先見者吉事之有祥也卽

此吉事之祥而象擬其已往則器之一定者爲可知焉即此吉事之祥而占測其未形則來之未明者爲可知焉此能悅諸心研諸慮吉凶之有定亹亹者之能成也然則此理之先見不足立法於天下哉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矣而天地不能語人也聖人舉此易之見於天地者一一而示人以成天地之能令人先盡其人謀而後抱蓍以問易復盡其鬼謀則百姓之无知者皆可知器知來而與聖人之能矣然其作易如何八卦而已矣爻彖而已矣天地之精非畫无以示也八卦立而形容著是其所告者象也卦畫之蘊非辭无以發也爻彖繫而至理明是其所言者情也觀八卦剛柔之雜居而吉凶居可見矣然則情言之旨其寧出於象告之外哉故即卦爻之動觀之雖未形於事

而推行之利兆於斯蓋以利言也即卦爻所值之吉凶雖止論其事而變易之情寓焉蓋以情遷也是故情有愛惡之相攻者而吉凶生矣情有遠近之相取者而悔吝生矣情有情僞之相感者而利害生矣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是所謂吉凶之以情遷者而不可驗於人之辭哉將叛去正理者其辭不覺慙矣中心之懷疑貳者其辭不覺枝矣養定之吉人其辭自安靜而寡也妄急之躁人其辭自放誕而多也誣善爲不善之人其辭必至於游焉自失其定守之人其辭必至於屈焉蓋人情之屢遷於辭有可立見[illegible]聖人觀象以繫辭闡發此種種之藏則天下之險阻吉凶固昭然[illegible]人而百姓皆可以藉是而成其亹亹者矣孰謂易之可无作哉

易簡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覆情遷之變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恒少其餘若叛若躁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遷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此乾坤二字以聖人而言聖人統體乾坤誠不宜分而爲二然人之性大抵寓在氣質中得乾氣稍多則其性情自剛健而爲發得坤氣稍多則其性情自柔順而安靜是故古之聖人有稱神聖文武者有稱微柔懿恭者蓋乾坤健順之別也

○何以謂至健至順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

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爲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爲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德行謂以乾坤之德爲行也健則遇險亦易是謂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謂恒簡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是着意去知之若要去知便不是易簡○險有危懼不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爲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其辭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陷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則易者傾矣

恍心研慮定吉凶而成亹亹只是歷發聖人之能事正見至

健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處○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惟悅諸侯二字衍文研慮是平素理會得了臨事上更審一番○能悅能研二能字極妙此理人所同具皆可悅心而研慮者惟聖者能之耳悅有融洽於中而莫可言喻意研有精審於中而莫可參襍意心言其本體慮則此心之神明也○吉凶之冥昧者多矣惟悅心研慮爲能定之故曰定吉凶而天下事當勉勉循循於一身故曰亹亹也悅以四句一氣走下

變化云爲猶言云爲變化前傳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即具云爲中也蓋人心應感至神而其所言所行自无停機无滯迹也然雖變化不可摸捉却有個至理而其善之先見

以爲吉端者則有禎祥焉此吉事有祥不必增入凶事凡事之初何嘗不吉亦何者不有祥之可見故就此事而象擬之則其理之一定者器也可以灼知焉知之以吉事之有祥也就此事而占測之則其事之未至者來也可以豫知焉知之以吉事之有祥也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而吉事有祥則就變化云爲中見之耳○吉事有祥便端正有箇定理在一擬象間即可灼知而无疑者故曰象事知器由此定理而應未來之事有可以預知其必然者是在一占決間耳故曰占事知來三句語意原一串

盈天地間莫非易理聖人會此易於一心思贊天地之所不及敎天下萬世於无窮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成

天地之能也○聖人以易教天下必先人謀而後鬼謀人謀者謀之于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鬼謀者謀及卜筮也卜筮不過決人之疑耳是故以人謀爲先人謀鬼謀則事皆由理亦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能者與聖人所成之能也

八卦象告以下是聖人成能之事八卦即六十四卦也象不專是形體象也者像也像此理以告人也○卦有卦之情爻有爻之情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咸恒諸卦云天地萬物之情聖人爻象不過舉此情詳言之耳○爻彖即卦中所見情即象中所具但象只一個剛柔而剛柔雜居中含有吉凶在則所謂以情言言此而已矣此正見象辭之合一處

○變動以利言謂卦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
但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之遷耳情即爻彖以情言之
情蓋人情險阻而屢遷有如下文愛惡相攻之類易要使人
知險阻故明告以吉凶也○韓康伯曰泯然同順何吉何凶
愛惡相攻然後順逆者殊故吉凶生蘇氏曰順其所愛則謂
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之所甚惡則我之
所謂吉者彼以爲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于愛惡之相攻
也○相取言相求也遠謂兩體上下相隔近謂比爻非正應
而以情相求謂之相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矣○情僞即
虛實之謂也以情實而相感者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
以虛僞而相感者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相感情之

始交利害則吉凶悔吝之端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近即位之近者陽乘陰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其不免于悔且吝必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項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情相感者情之始動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而分若錯而總之則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着九易之情四字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者也九爻有比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

也今稱近者只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備此三者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者言之

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于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懸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于言者也而爻彖之辭如之所謂爻彖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爲正相應○叛者背理懸者羞愧疑者可否未決枝者兩岐不一躁者急迫无涵養誣善之人或援正入邪或推邪入正故游蕩无實失守者无操持屈者抑而不伸也大抵歉于中者必愧于外秦武陽色變而荊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慚將有言于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

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揺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強括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溷匿其毀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與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汎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董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溷窒其隙而遇庸人

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擾之則一語而折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張常甫曰夫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然知人之辭因情而遷者吉惟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辭者又主乎寡而不主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繫終之以默下繫終之以寡噫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周易繫辭可說卷之六終

周易可說卷之七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分揲掛扐必假于蓍蓍何自而生乎聖人之功化有幽贊于神明之所不及者是蓍之所由生耳七八九六必倚于數數何自而起乎天地之方圓有嘿定于參兩而不可易者是數之所由倚耳由蓍起數陰陽著矣觀變于陰陽之老少而爲純爲襍則卦之當動者立焉陰陽合德剛柔分矣發

揮于剛柔之多寡而用動用靜則爻之當動者生焉若是而道德性命之微其有遺蘊乎哉天下有要道至德莫不有精義存焉就乎其和順而悉理也惟有卦爻之立合之盡其大而析之極其精則于此道德與義眞有和順而不乖理之而不亂者物各一理統体一性而皆出于維天之命難乎其窮盡以至之也惟此卦爻之立体之極其該而推之極其至則于此理此性與命眞有窮盡而无餘至極而无以加者此豈獨卦爻之能哉聖人之精出蓍數卦爻以洩其藏故三才之奧由蓍數卦爻以盡其蘊耳聖人作易之功大矣哉

從前只說蓍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說蓍之所以生數之所以起卦爻之所以立此章一一推究而明言之故名

說卦傳

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不是聖人要蓍以起數如何去幽贊而生之也聖人只一篤恭不顯耳而至誠之感格自有嘿贊于神明者蓍從此生焉自足起數而生卦爻此方是聖人之功化○七八九六者易之數也參兩者天地自然之數也天体圓一而圍三三各一奇自有个三數地体方一而圍四四合二偶自有个兩數三三便是九三兩便是六兩二一三便是七兩三一二便是八不假安排不待布置只傍此三兩之數自然得之故下个倚字倚數者言數倚之而起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陰陽者剛柔之未定者也剛柔者陰陽之已成者也揲蓍求卦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或三三爲太陽

或三二爲太陰或兩二一三爲少陽或兩三一一二爲少陰皆屬未定是陰陽之變也觀此陰陽之變則老少分而純襍著六十四卦中求出一卦來卓立而不移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卦既立剛柔已有定体矣然不知所生之在何爻也取此剛柔而發揮之一爻變則占變爻二爻變則占二變爻仍以上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詞四爻變則占之卦之二不變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占之卦若此則未發揮之前雖有畫如无爻一般及發揮後此爻之當值者始生出來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發揮即闡發之謂也○卦爻自有畫以來本自具于易中此曰立曰生由揲蓍起數而後著耳○道德二字本不可分今人類分吉凶消長爲道徑順易簡爲德不知此

健順易簡人得之爲德而率之爲道者也故統言之曰道德吉凶消長亦此健順易簡之所致耳故謂吉凶消長爲非道固不可以吉凶消長之道對健順易簡之德言則不可和順者神明而貫徹之不相背戾拂逆也理條理也義即道德中時措之宜即宜健而健宜順而順之謂也○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一件事何以明之蓋人有健順[illegible]之道德既和和順而不乖而且時健而健時順而順若[illegible]之而不亂者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物物各[illegible]曰理此物則統具于心曰性此理性皆出上帝之錫[illegible]命即物以窮其則曰窮理統物則而盡于心曰盡性窮之盡之道極于天之命曰至命理性命總一理无精粗窮盡至總一事无先後○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人之事也卦爻一物耳曷以窮盡而至之曰卦爻陰陽剛柔盡天下之物則盡天下之物理皆闡發于斯是窮理之謂也盡天下之物理闡發于斯則盡物理之所具模擬之殆盡是盡性之謂也理性皆是天命之精微既窮理盡性便到天命之極致處是謂至于命然卦爻如此則人事愈不容諉矣○既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矣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何也道德者人之立本者也義者道德之趨時者也理具于物性統乎理命所自出之原統之則所謂道德而義由此出也蓋道德者理義之本而性命者又道德之本也直是探本窮源之論○生生篇云聖人之作易人知其爲蓍數卦爻之書也而不知其爲道德性命之書也聖人一

心通乎神明之德而成位天地之中陰陽合德而剛柔成性是故易之蓍數卦爻所由作焉蓍本神物天地能生之而不能使之顯也聖心之齋戒神明與之相爲流通故明以前乎民用而陰以助夫神工是蓍之所由生也天圓地方本有自然之數而聖人之心化而裁之參乎天而爲奇兩乎地而爲偶此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因蓍可以求卦而卦非因蓍而立也宇宙間本自有陰陽之變而聖人之心有以達觀其深者故以陽卦而象陽之動以陰卦而象陰之靜此卦之所由立也因蓍可以求爻而爻非因蓍而生也宇宙間本自有剛柔之質而聖人從而發揮之剛而未始不用乎柔柔而未始不用乎剛時物相襍爻之所以生也无聖人之幽贊而以

言蓍非蓍也无聖人之參兩而以言數非數也无聖人之觀變發揮而以言卦爻非卦爻也以神明天地之秘陰陽剛柔之精而盡洩之于聖人則聖人一心何所不具也哉統而觀之則心之所率无一非道心之所得无一非德和而順之不見其乖也折而觀之則因時制宜隨事處中又何其理于義也道德與義皆性命之理也和順理義皆窮理而要其極也窮之斯无不盡聖人所以盡其性也盡之斯无不至聖人所以至于命也体用一原顯微无間此聖人之易所以爲妙與

○按此生蓍謂剏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即大衍所謂祐神也卦爻以六畫之卦爻言非以所值當動之卦爻言和順道德盡性至命以聖

心言非以易言亦當從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已非有所勉強安排也以性命之理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性命之理則根于天地具于人心者也故聖人作易將此三才兼而兩之乃六畫而成卦又將此三才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錯綜以成章无非順此性命之理而已

上言窮理盡性至于命此遂言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性命二字不宜分大抵言性必出于命

若必分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則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更何有天以命之哉順者通一无二之謂也○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者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天之陰陽在慘烈發舒上分地之柔剛在高下燥濕上分人之仁義在惻怛裁制上分統之則曰陰陽亦可曰柔剛亦可此即三才之道性命之理也妙在其間皆看一與字蓋天地人之道各兩而其所謂兩者皆相與爲用不可舉一而廢一也兼三才而兩之者揔分三才爲上中下三段而各得其兩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也分陰分陽以爻位言分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也既分陰分陽乃迭用剛柔之爻以居之或以柔居陰以剛居陽爲當位以柔居陽以剛居陰爲不當位亦有

以剛柔之爻互居陰陽之位爲剛柔得中者故六位襍而成文章也此卽物相襍故曰文之意○上章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爻之六位分布尚未明言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謂三才之道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爲六非聖人故爲之兼兩也三才之道六爻相爲用故易迭用而成文章非聖人故爲之迭用也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性命之理卽天地人之道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夫八卦之象乾坤曰天地艮兌曰山澤震巽曰雷風坎離曰水火也天地定位于尊卑山澤通氣以相與雷風相薄而有恒水

火相用而不射則八卦之相錯固六十四卦之所由成也此豈徒以象示而已哉蓋必假數以神其用焉極其數而彰往則理之一定者順而易見也極其數以知來則事之未形者逆而難知也如以其數往則安用此易爲哉聖人作易教天下无非欲前民之用是故八卦之相錯統之以逆數而知來而已然則易可无作哉

孔穎達曰此就卦象以明重卦之意不言卦而言象者非物无以見其相與變化之理也蓋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功所以因而重之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体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害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交錯則易之卦爻與天地等

吉凶往來之數俱在其中矣○易言藏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知之然數往之事順而易度將來之事逆而難知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逆數也如曰占事知來曰遂知來物曰以前民用皆逆之謂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

此伏羲先天之圓圖也說者謂伏羲圓圖以對待言文王方圖以流行言不知有對待其氣必流行而不已有流行其象數必對待而不移如男女相對待其氣必相摩盪不然則男女爲死物矣此處安得有先後天之分伏羲文王之異耶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夫八卦統于乾坤而其用則在六子故震爲雷所以鼓動未萌之生意也巽爲風所以發散已萌之勾甲也坎爲雨則潤焉以滋既散之意矣離爲日則晅焉以堅既潤之質矣艮爲止是止其所而性命之各正者兌爲悅是悅其生而太和之保合者然非有以君之則不可乾始統天則六子之戢所由宰也然非有以藏之亦不可坤厚載物則六子之用所由出也觀其圖惟卦位之成列而究其義寔造化之流行此易之所以爲妙與

上章統言八卦此章則言六子之用皆天地之用也震巽得乾坤之初畫者故首雷風生物之功也坎離得乾坤之中畫者故次以雨日長物之功也艮兌得乾坤之上畫者故次以止說收物之功也乾坤不自爲用而後乎六子六子各自爲

用而統于乾坤造化之妙盡于易矣○胡炳文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梲自止至藏物之入梲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者造化之主宰也造化之主宰莫窺其朕矣而卦氣之運必歸之則帝之出也其出乎震乎出則必齊其齊乎巽乎齊則相見其相見乎離乎相見則致役焉其致役乎坤乎致役則悅其悅言乎兌乎悅則必戰其戰乎乾乎戰則有勞矣其勞乎坎乎勞則成矣其成言乎艮乎然帝之出入其曷以驗之萬物皆出乎震震東方也東方春氣初動草木發生物之所自出也出則齊乎巽巽東南也東南爲春夏之交木火之會也齊也者言乎萬物之鮮潔而齊美也離也者明也其德與化工皆極其文明非若震之初出巽之方齊而已者而萬物皆相見焉蓋南方之卦南北之景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南方與文明之謂也坤也者地也地則土氣用事于中萬物皆致養

焉蓋地委其力以爲養而帝又委其力于坤之爲者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秋時爲金潛向于寔萬物欣欣有得所之意矣物之悅帝之悅也故曰悅言乎兌戰乎乾者何也乾西北之卦也秋冬之交正肅殺之候言陰陽相薄而搏擊之所不免也故謂之戰也坎者水也其時爲水之時其德爲水之德正北方之卦也出而用事者其歸勞于此卦乎萬物之所歸也是帝之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北則底于成而東又資其始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所成非帝之成乎故曰成言乎艮蓋萬物之出入皆八卦之顯藏而盡八卦之顯藏皆上帝之主宰此後天圖位之列與造化之運相表裏而无間者與

陸庸成曰此後天之圖圖也然非更置伏羲而別爲一圖即

其圖之流行者寔當一歲之運若規先天之圖而圓之耳○天之帝即世之君盡臣之所爲功而莫非君之功盡造化之所爲生成而莫非帝之化帝出乎震云云者即大君戡定乎將平治乎相之謂也內悅言成言云者帝雖不言若諄諄以命之也○出者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于二陰之下故曰震萬物由之以發露也出則必齊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明盛皆相見也見則必後坤陰盛代陽有終也致委也後猶使也後使乎坤乃養之于既見之後也有養則必悅兌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爲忻治也悅極則必戰戰者搏擊之謂也陽剝極

故與陰戰曰戰乎乾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于乾之方也戰則必勞勞去聲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于中爲之休息既勞則有成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又曰成始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在其中矣

萬物出乎震帝不可見而見之于物也潔齊者鮮潔而均齊勾萌甲折无一不潔之謂也三月時物尚有不出土者或有未開花葉者彼此不得相見至五月物皆鬯茂彼此相見以卦居南方時當正夏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諸此者離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豈不宜哉聖人握乾符奠坤維震巽坎兌皆取以爲治而獨

于離言者重明之一字也○夏秋之交萬物養之于土皆得向實然皆陽以委役之故曰致役乎坤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役物以養己者物也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故曰致役乎坤坤若以一身爲萬物役者畢其力而无所靳也非坤以養之則无涵育之功生意不向于實神情不遂故悅言乎兌兌正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物欣鬯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所以謂之戰者言陰陽交相搏擊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而坎于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

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和以歸休于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而豈遂已乎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乎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明曰南方之卦坤曰地兌曰正秋乾曰西北之卦坎曰水曰正北方之卦艮曰東北之卦或以方言或以五行言或以時令言或以卦言或合德與方言亦交舉而互見之耳○易述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寔在正秋不獨在西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于坤土而土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爲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寔在于此所以爲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係于物也艮不

言山猶卷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以五行生克論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迭以相克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背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之生成孰尸之而孰爲之是物之所

爲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乎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矣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矣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矣悅萬物者莫悅乎
澤矣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矣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矣此
六子之效用六子不得而知者神也故水火自相逮而爲用焉
雷風自相薄而不相悖焉山澤自相與而通氣焉氣至而不得
不行然後能變化而爲動爲撓爲燥爲潤爲悅爲終始盡成兩
間之萬物耳然則萬物可无六子之用乎六子可无神之主宰
乎而要之一妙于无心者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八卦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爲衰旺
相推以爲變化相禪以至无窮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
无時其居无方其寔則萬物以爲体其用則妙萬物以爲言

也○上童兼乾坤此獨去乾坤而曰神神即乾坤之无心而成化者○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着个疾字○澤與水何以別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之水水德用事之水也秋間雨露之澤極多萬物欣欣以向實至冬水德用事物物各全其滋于根抵之內漸以成終而成始則悅與潤之別也○終始萬物惟艮兼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故水火相逮故字緊承上說來若曰六子者既莫非神之所爲則變化生成孰能外此六子之用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先天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故爲動爲散爲潤爲晅爲止爲悅妙變化成物之功後天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亦能爲動爲撓爲燥爲潤爲終始妙變化成物之功○遠及也相及者相濟也既成者盡成之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擬八卦之德也三畫皆奇曰乾純剛故健三畫皆偶曰坤純柔故順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巽一陰入于二陽之下坎陽陷于陰中離陰麗于陽中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兌一陰止于二陽之上其性其情隨形体而各異固學易者之所當知也

動陷止皆屬健入麗悅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其体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悅陽之動志于得所止陰之入志于得所悅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以八物擬八卦也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汚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內狠而外悅者爲羊故八卦象焉是遠取諸物者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剛而昂腹虛而藏足善行股隨動耳藏聰以爲聰目含光以爲明手善按止口善容悅故八卦亦象焉是近取諸身者

坎陽陷陰中是聰德之內具離陰麗陽中是光明之外照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以家之八位擬八卦也純陽爲父純陰爲母陰陽在初者爲長男長女在中者爲中男中女在末者爲少男少女此一家之序也乾三奇純陽至健天之所以爲天也乾知大始父亦知始有天之尊故稱乎父坤三偶純陰至順地之所以爲地也坤作成物母亦作成有地之親故稱乎母震初畫爲陽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男者故謂之長男巽初畫爲陰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女者故謂之長女其在坎離則皆主再畫之奇偶故以中男中女稱焉其在艮兌則皆主三畫之奇偶故以少男少女稱焉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其正名定分之書乎

索陰陽之相求也六子非乾坤不生乾坤非陰陽之相求不能生六子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脊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大而无外爲天運而不已爲圜故以二象居首在國則君在家則父皆物之元也其純粹爲玉其堅剛爲金爲寒爲冰者乾尊在上高則寒也爲大赤者赤陽色純陽則大赤也乾健爲良馬老陽爲老馬純剛爲脊馬猛極爲駁馬圜而成實曰木果此皆廣乾之象也

爲寒爲冰冰則寒之凝也乾居亥位陽生于子也大赤盛陽之色也寒冰在子以陽之始言之大赤在午以陽之終言之

○良馬馬之健而純健之不變者也老馬健之時變者也瘠馬健之身變者也駁馬健之色變者也乾道變化故又以變言之○木果圓之在上者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厚德載物爲地資生萬物爲母質柔而廣平爲布中虛而能量爲釜性善翕聚爲吝嗇施極廣博爲均順而又順爲子母牛載極其弘爲大輿燦而成章爲文聚而從君爲衆承載而可執爲柄先天位在正北其于地也爲黑此皆坤之象也

坤爲地爲母訓見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東西緯皆布象也釜能熟物百物生而坤熟之也○吝嗇其靜之翕

均其動之闢也對天言之則坤爲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爲黑黑者幽陰之色也何以不言黃黃者坤之離玄者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爲黑故乾南而坤北也自萬物言之坤皆爲母就牛言之又爲子母者爲少牝爲孕育爲隨順兼數義也○輿王于方柄主于執皆與乾圍相反輿加大字則又取其載之廣也乾質故坤文乾一故坤衆乾老瘠故坤牛字犢明少且肥皆相反也○一說釜虛而熟物者也均虛而造物者也旁注云均造瓦之鈞載土以成器物者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

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陽能奮動爲雷蟄能飛躍爲龍天地始交之色爲玄黃氣无抑稱爲男行无阻碍爲大塗一索得男爲長子陽能去陰爲決躁下寔上虛又兼有東方之色爲蒼筤竹根實條生爲崔葦其于馬也聲可上達爲善鳴奔能絶塵爲馵足行耐于下爲作足白在其上爲的顙其于稼也根荄于土而上透爲反生其究則三陽而已矣爲健大生而已矣爲蕃鮮

雷者氣之動于下也龍者物之動于下也震兼天地之色故爲玄黃陽氣始施故爲男一說當作車車動物也萬物出乎震故爲大塗且一奇動于內而四偶開張四通八達大塗之象也○震爲長子主器一陽動于下其進也銳爲決躁○蒼

者東方之色故爲蒼筤竹萑葦荻與蘆也皆下本寔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也○凡聲陽也上偶開口故曰善鳴爾雅馬左足白曰馵震居左故曰馵作者兩足皆動也一陽動于下故爲作足顙者額也的顙者白額之馬也額有旋毛而中虛如射者之的然言其上畫之虛也○剛反在下故稼爲反生反生者根在上也○究者究其前之所進也陽剛震動勢必前進故究其極而言之究其健者震進則爲臨爲泰爲三畫之純陽矣故爲健蕃鮮者陽剛所生之物也帝出乎震則齊乎巽相見乎離品物咸亨而潔齊蕃盛矣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

究爲躁卦

巽一陰在二陽之下木根入地爲木噫氣發下爲風一索得女爲長女物曲有制爲繩直人官善制爲工陰色初凝爲白柔可耐久爲長順可積累爲高行多遲疑爲進退心无決斷爲不果氣鬱于下爲臭其于人也血不勝氣爲寡髮陽多于上爲廣顙陰反于下爲多白眼善入物者獲必多爲近利市三倍一陰始三陰終其究爲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穿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无物不被坤一索乾而得巽故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高爲近利市三倍皆巽者之功也繩以曲而制直工以曲而成器物之長者高者巽積而不知市人之謀利亦巽入而人

不知也○爲進退不果皆弱者之性也人柔則多疑剛則多決故弱疑而震決○以初畫之陰色凝則爲白氣鬱則爲臭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上陽盛也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陽體勝者顙廣陰體勝者顙狹眼白者爲陽眼黑者爲陰其大較也弱始坤終爲躁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弱得陰氣之先故皆有究極之義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中實而行有常爲水水流而不盈爲溝瀆陽陷而善藏爲隱伏剛制而利用爲矯輮中勁而善發善運爲

弓輪剛爲柔掩爲加憂有物于中爲心病塞是其隱爲耳痛卦以陰勝爲血卦得乾之中陽爲赤其于馬也剛在其中爲美脊剛主于內爲亟心剛抑于上爲下首柔承于下爲薄蹄力不勝重爲曳其于輿也積中而下不勝爲多眚中制而利往爲通內陽而外陰爲月中險而外伏爲盜其于木也中實爲堅多心

水內明坎之陽在內爲水陽畫爲水二陰夾之故爲溝瀆○陽匿陰中爲柔所掩故爲隱伏矯者直而使曲輮者曲而使直故爲矯輮弓與輪皆矯輮所成也○陽陷陰中心危慮深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体坎中寔故爲病爲痛蓋有乎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矣○水在天地爲水在人身爲血爲赤者得乾之一畫與乾色同但不大耳○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

而剛在中故爲馬之美脊剛在內而躁故爲亟心柔在上故首垂而不昂柔在下故蹄薄而不厚因下柔故又爲曳蓋陷則失健足行无力也○多眚者險難而多阻因柔在下不能任重也上下皆虛流行而不滯故又爲通○月者水之精從其類也盜能伏而害人剛強伏匿于陰中故爲盜中寔故木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一陰麗于二陽之中中虛而生明爲火日者火之精故爲日電者火之光故爲電再索得女爲中女剛禦其外爲甲胄剛銳于上爲戈兵其於人也虛中能容爲大腹火能熯物爲乾卦介

而內靜爲鱉介而內躁爲蟹介而善麗爲蠃介而中虛爲蚌介而靈明爲龜其於木也中虛爲科上槁

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寔日惟陽爲日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爲明惟陰爲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爲明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爲日爲電何以分鄭玄曰大明似日暫明似電也○甲胄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坤爲腹以德言離爲大腹以象言乾卦者坎水故濕離火故燥也○爲鱉五句皆外剛內柔之象科木之聳出者離体中虛其氣不貫故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

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特起于地爲山寔踐其上爲徑路一拳之堅確爲小石雙峙于下而上施關鍵爲門闕結寔于上爲草木之果蓏止人之出入爲閽寺身能止物者爲指物能止物者爲狗剛在齒牙而善嚙者爲鼠剛本下黑而善喙者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剛在上爲堅多節

靜以止者山也徑路者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小石拳石也山與徑路小石如坎水溝瀆之象○門闕者上陽連亘下陰復峙也○果者木實蓏者草實皆小而實也○閽寺禁止人之出入也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鼠與狗皆善嚙艮剛在前也黔黑色喙口吻也剛動于上故

言喙鳥之喙大槩皆黔也○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于用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水容有節曰澤三索而得女曰少女以言通神爲巫上開悅物爲口舌後天正秋爲毀折善言取容于剛決者爲附決下實上澤爲剛鹵少女悅人爲妾內剛外柔爲羊

澤乃豬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爲澤兌之陰見乎外故爲澤坤三索于乾而得女故曰少女女巫擊鼓婆娑乃歌舞悅神者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爲巫通乎顯者以言悅乎

人爲口舌○正秋萬物條枯實落故爲毀折此以其時言也

○柔附于剛剛乃決柔故爲附決震陽動故決躁兌陰悅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于剛而決也此以其勢言也○鹵西方鹹地兌正西故曰剛鹵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內狠外悅故爲羊

序卦傳序卦者六十四卦以次相承也其取義隨文而轉不甚相蒙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乾坤者天地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之所生故受之以屯屯者乾坤之氣充塞于兩間也萬物初生之時鬱結而未通之狀也物之始生精神未發若蒙昧然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小而无知也小者必養而後大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謂人所需于飲食者在養之以中正乃飲食之道也飲食者人之所大欲也所需不如所欲則必爭故受之以訟爭起而黨類必衆故受之以師衆必有親附依歸則聽其約束故受之以比比者親附之謂也人來附已必有以畜養之者无以養之何以戎比故受之以小畜禮義生于富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禮蓋人之所

履也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故受之以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无乆通泰之理故受之以否否者上下不交之謂也今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疇昔歛德避難之君子皆相與出而濟否矣故繼之以同人能一視同人則近悅遠來而所有者大矣故受之以大有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也故受之以謙有大不盈而能謙則永保其所有之大而中心和樂矣故受之以豫和樂而不拒絶乎人則人皆欣然隨之矣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淪于以壞不能无事故受之以蠱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可大之業每因事以生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進而逼四陰長長乎向于化矣凡以上臨下以大臨小皆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物之小者不足以動人之觀大方可

觀德之大則光輝之著自足以起人之瞻仰業之大則勳績之偉自足以耀人之耳目故受之以觀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自有來合之者故受之以噬嗑物不可以苟合又在乎賁以飾之斯爲情文之兼備故賁所以次合也賁者文飾也致者專事乎此也文飾太過則爲亨之極亨極則儀文盛而實際衰故曰致飾亨則盡矣繼之以剝所謂剝者以其剝落而盡也然物不可以終盡既剝盡于上則必復生于下故繼之以復復者反本而復于善也善端既復則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則不妄矣无妄則誠矣誠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然後可以畜德而至于大故受之以大畜物必畜然後可養兄我之德乎德既畜于已則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以至于化矣是可養也故

受之以頤頤者養之義也有大過養而後有大設施養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矣動者設施而見于用也故受之以大過大過者以大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也然天下之事中焉止矣若大過則恐陷溺矣故受之以坎坎者一陽陷于二陰之間陷之義也陷于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庶資其才力而難可免故受之以離離者一陰麗于二陽之間附麗之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

以終退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
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
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
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
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
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
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
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

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天地一大男女也男女者夫婦之所由成也有天地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矣有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而後有上下上下既立則有步趨坐立之節有宮室車馬之等小而繁纓之微大而衣裳之垂其制之必有文故謂之禮其處

之必得宜故謂之義然後禮義有所施設也禮義有錯則夫婦之道可久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久居其所者必至于執一而不能變通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是變通于久居之後者也物无終退之理將必壯盛故受之以大壯既壯盛則必進故受之以晉進而不已則知進不知退必有所傷矣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其禍必及于家故受之以家人禍及于家則家道窮困矣家道窮困則父子兄弟豈不相怨故受之以睽一家乖睽則內難作矣故受之以蹇凡人患難必有解散之時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則怠惰偷安廢時失事故受之以損物无終損之理損而不已必益物无終益之理益而不已必夬夬者盈溢而決其隄防也決必有所遇夫之開遇之合開則必合

決則必遇物理然耳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君子相遇則合志同方故受之以萃同志既萃則乘時遘會以類而進故受之以升升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用憊矣故受之以困不能進而困于上則必反于下至下者莫若井也井養而不窮可以舒困矣故受之以井井久則穢濁不可食必當革去其故故受之以革革物之器去故而取新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重器也廟祭用之而震爲長子則繼父而主祭者也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動極而復靜也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靜極而復動也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以漸而不驟者惟女子之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細流歸于江海則江海大萬民歸于帝王則帝王大

至善歸于聖賢則聖賢大故受之以豐窮大而驕奢无度則必亡國敗家而失其所居之位矣故受之以旅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何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人情相拒則怒相入則悅人而後悅之故繼之以兌兌者悅也人之氣臭則鬱結悅則舒散悅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離披解散之意物不可以終離離則散湯遠去而不止矣故受之以節節者所以止離也節以制之于外孚以信之于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乎之則下亦以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故受之以中孚有者自恃其信而居其有也必者不加詳審而必于行也事當隨時制宜若自有其信而必行之則小有過矣故受之以小過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而事无不濟矣故受之以既濟物至于既

濟物之窮矣然物无終窮之理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者生生不窮之謂也惟既濟之後次以未濟此動靜所以相承陰陽所以迭變而萬事萬化所以无窮也

右下篇

襍卦傳言襍出而无序也亦取反對之義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剛德用事言人君主健以御天坤柔德用事言人臣守順以應地比之樂不獨一人所謂樂以天下也師之憂不獨一人所謂憂以天下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居上臨下曰臨有與之之義然與所以應其求自下觀上曰觀

有求之之義然求所以視其與此臨民者在教思容保之无窮而爲民所觀者不可不神道以設教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襍而著

屯震在下物之生意初萌而遇坎則出而不伸故曰見而不失其居蒙坎在下物之顯蒙未啓而遇艮則牖之使明故曰襍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動于下有激昂興起之意艮止于上有窒謐靜止之意損下益上雖未衰也而衰之機于此乎兆損上益下雖未盛也而盛之機于此乎兆故曰盛衰之始也

大富時也无妄災也

健難畜也能止之而成天衢之亨非時之適然乎妄取禍也无妄失而遭邑人之擾非災之外至乎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順以悅同道相聚于下而未往升巽而順同德共升于上而不來謙卑以自牧而若輕豫志大得而滋怠君子當審所尚已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嚙去其強梗以合于一有食之義賁刷其繁縟以歸于素有无色之義

兌見而巽伏也

兌德爲悅和悅發見于其外巽德爲入情理深伏于其中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當隨之時天下相安于无事故云无故當蠱之日天下想望其太平故云則飭

剝爛也復反也

剝柔變剛也陽幾爛而不存復剛反也陽旋復而用事

晉晝也明夷誅也

順而麗明如日中天曰晝明而遇暗進而有傷曰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泉上出沛所養而不窮困剛遇柔爲所掩而受抑故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心之一也心一而感自速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

德之固也德固而行自久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者心志離散而不收節者制限嚴明而能止解難已平政令寬和有太平舒緩之意蹇險在前勢當困阻爲大難方殷之時睽志不相得其情外而不親家人有字威如其情內而不疎否泰以氣運言則通塞之反其類也以人事言則往來內外之反其類也斯人樂保泰而傾其否與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不可恃則宜止而不進遯貴見幾則宜退而自存君子審于進退之間可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有之大也億兆莫不歸命焉曰衆同人人之同也億兆莫不係心焉曰親革有孚改革去其積習之故鼎正位凝命取其從貴之新小過可小事而不宜上是過其所當過者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是信其所當信者豐明以動而作事所就者多旅離所止而客居所親者寡

離上而坎下也

離火炎上坎水潤下有上下之義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巽畜乾力常寡弱而不能行以悅應乾行可得亨而不欲處

信乎從陽之當先矣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事莫善于需有孚守貞安詳而不進事莫不善于訟恃剛乘險相勝而不親大過本末俱弱不勝重任而顛姤遇也一陰始生而遇剛有出于期望之外者漸漸進也女歸待男而行是進之以漸者頤以自養欲造于聖賢之域故貴養之以正既濟則天下事亦已大定矣歸妹女得所歸非女之終乎未濟男未有成非男之窮乎夬者決也五剛去一柔決之而已矣決則陽明用事君子之道日以長也小人之道日以憂也易爲君子謀必至

于此而始稱大快矣哉

易經可說卷之七終